

馬承源 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

獸 國 楚 竹 書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馬承源 主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馬承源
主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

ISBN 7-5325-3014-0

I. 上… II. 馬… III. 竹簡

文—楚國

—圖錄 IV. K877.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1)

第064461號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含網絡版權

策劃編輯：張曉敏

特約編輯：施宣圓

執行編輯：王立翔

蔣維崧

責任編輯：秦志華

技術編輯：陳文彪

責任校對：金文男

裝幀設計：劉菲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八八九×一一九四毫米 八分之一

印張：四〇

版次：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ISBN7-5325-3014-0/K·338

定價：六〇〇元

序

陳燮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在文博考古領域乃至整個學術界引起強烈震撼。專家學者們翹首以盼，期待着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整理發表。《上博爲兩千年「水蝕朽竹」強筋健骨，一千二百支戰國竹簡容光煥發》、《解讀戰國楚簡》、《上海戰國楚簡解密》……媒體強勁的新聞攻勢令人企盼詳盡的文獻。二〇〇〇年金秋，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者對這批戰國楚竹書表現出極大的學術熱情與文化關懷，引出的《孔子詩論》中的「孔子」、「卜子」與「子上」的辨識等熱門話題也呼喚着竹書的系統發表。二〇〇一年五月，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喜遇幾位國際知名的學者，他們熱情地直言這批竹書對於正在研究的課題的重要意義，真誠地希望這批戰國楚竹書早日出版，哪怕是陸續推出。由馬承源先生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問世，可謂捧出了成果，順應了衆望。

上海博物館的科研人員在竹簡保護中調遣了力量，迸發了智慧，解決了一系列難題，並在排憂解難中磨礪了隊伍。收藏竹簡的最大難題是「脫水保護」。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的專題研究組經過近三年時間的艱苦探索，圓滿完成了「飽水竹簡性質及真空冷凍乾燥研究」課題。他們運用醇醚法中的部分工藝並結合真空冷凍乾燥原理，探索出一種脫水加固定型法，對一千二百餘支嚴重朽腐竹簡進行脫水定型處理，去除污色，處理後的竹簡強度提高，色澤自然。這是我國出土飽水竹簡大批量脫水保護的首例，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找到了較大規模處理嚴重朽腐飽水竹簡的有效保護途徑。

接着，專家學者們又遇到了另外兩大難題。一爲「簡文識讀」。經過年代測定，這些竹簡的時代均爲戰國

晚期，簡文所涉史事多與楚國有關，有的是楚國的文學作品，簡文字體為楚國文字，識讀十分不易。楚簡文字為戰國時的東土一系，即六國文字，待秦統一後，與秦文字的不合寫法已被廢除，漢晉時辨識六國文字已屬難事，今人更感不易。「簡文識讀」中難點的一一攻克，為戰國楚竹書的整理研究開闢了通途。二為「依序排簡」。竹簡共達一千二百餘支，為劫餘截歸，有的是殘簡，排序十分不易。竹簡分批抵滬，有的在購置時已經分散。「劫餘」另加「流散」，無疑為排簡工作增添了新的難度。在專家學者們的努力下，「依序排簡」工作不斷推進與完善，保證了整個學術工程的順利進展。

在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研究過程中，上海博物館得到了同行和朋友們的熱情關心與支持。這些竹簡的發現和部分竹簡的購置得到了在香港的朋友們的鼎力相助。對於竹簡的年代測定，得到了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支持。對於竹簡的毛竹、隸禾木科的材料檢測，得到了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的幫助。竹簡文字的排序釋文和整理，也邀請了館外專家參加，這一系統工程的推進得益於館內館外的合力。對於館外專家學者、科研人員所給予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在此致以深切的謝忱！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學科、多領域的重大價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學術意義。戰國楚竹書的簡文字數之巨、跨越領域之廣、所涉書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傳為美談。這些戰國楚竹書共有簡數一千二百餘支，計達三萬五千字，在已出土楚簡中佔有較大比重。楚竹書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為楚國遷郢都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先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中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而簡書本身又是書法藝術史上的重要文化遺產，其文化價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數重本的書篇在內，這批楚竹書近百種，其中能和業已流傳的先秦古籍相對照的不到十種。戰國楚竹書中的古籍版本無疑見其時間之「早」。竹書《周易》是迄今為止時間最早的一部。簡長四十四釐米，三道編繩，每簡書寫約四十四字，書體工整嚴謹，字距等同。共計五十八簡，涉及三十五卦內容，約一千八百字。竹簡中所出現的紅、黑六種標號，為歷史文獻中首見。這些標號反映了陰陽轉換、互為因果的易學理論。竹書《恆先》是一篇難得的道家文獻，整篇完整無缺。這在竹簡發現史上是少見的，篇題為當時人所命名。文章論述了道家虛靜的理論，提出了天地起源問題。道家的這一宇宙生成論，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全篇十三簡，四百九十七字，簡長三十九·五釐米。三道編繩，書體和《周易》相同，當為同一人所書。第三簡背有篇題「恆先」兩字。竹書《恆先》的發現和整理，對於道家學說的研究有其重要作用。楚竹書對於先

秦音樂解密亦有特殊意義。馬承源先生在《戰國竹簡中的詩樂》一文中曾論及楚竹書中有關先秦音樂的書——《孔子詩論》、《詩樂》和幾篇未見於《毛詩》的詩篇。馬先生指出：詩本是音樂的組成部分，詩句就是樂曲的詞。楚竹書中的《詩樂》是殘件，所見七支簡上端正地抄寫各種詩的篇名和演奏詩曲吟唱詩的各種音高。其中有一個篇名稱《碩人》，同樣的篇名見於《毛詩·衛風》，古代詩有篇名相同而內容不同的情況，因此不能決定簡文中的《碩人》是否與其是同一篇，但是作為詩篇名是沒有問題的。其餘四十種篇名有的和《毛詩》其他篇名用詞的格調相似，估計都是三百〇五篇以外詩的篇名，這是兩千多年來未知的事情。更奇特的是在一篇或幾篇成組的篇名之前寫有一個特定的音名，這種音名用現今的說法就是音高。音高名用兩個字組成，一是「聲」名，即是五聲音階的名，其中發現了宮、商、徵、羽四個「聲」名或「階」名，其次是變化音名，有穆、和、訐等九個變化音名。其中穆、和之名，已見於曾侯乙編鐘，楚王青銅鐘上也有「穆商」這個名稱，這九個音名是否都和楚國的樂名有關還不知道，但是可以說是楚國郢都流行詩曲的調名，因為詩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傳入的。竹簡上這些音調名也是以前從未見過的重要發現。現今可以知道，每一篇詩都有其特定的音高，並不是隨意用任何音調都可以自由地吟唱，從這一點也可以推知《詩經》時代音樂的成熟和曲調的規範。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具有文字學意義。專家學者根據與郭店楚簡的重本以及今本的重本的比勘，可以瞭解到在戰國時代文字通用、約定俗成的狀況，以及在文字流變過程中的今本文字的通假，這對我們解讀戰國文獻有着直接的幫助。同時，也為研究六國文字、楚國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獻。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提供了與今本相異、頗具比較價值的文獻材料。《詩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今本《詩經》以《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為序。竹書《孔子詩論》中的序列與此恰相反，稱為《訟》（頌）、《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風》（漢儒為避劉邦諱，「邦」改為「國」）。《詩論·序》中的論次也和今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許多詩句用字和今本《詩經》不同。竹書《孔子詩論》沒有今本《詩經》小序中「刺」（諷刺）、「美」（讚美）的內容。

戰國楚竹書版本的最短尺寸是二十三·八釐米，最長尺寸是五十七·二釐米，其中有多種不同尺寸的版本。每簡簡寬約在〇·六釐米左右，厚度為〇·一釐米至〇·一四釐米。編繩有兩道，也有三道，一般長的竹簡多數為三道編繩。編繩質料為絲。由於被埋竹簡的軟化以及地層的壓積，一般留下的編繩都已嵌入了竹肉。竹簡右側都加工有契口，契口呈凹狀，用以固定編繩。每簡契口處都有編繩結，以維繫上下左右，方便開卷收卷。這些尺寸和編聯狀況對於我們瞭解戰國竹書的版制，研究我國圖書史提供了確鑿的歷史證據。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對於先秦時期諸多文化領域的研究將產生重大影響。隨着這些戰國楚竹書的陸續整理發表，這種影響將日見深廣，這是可以預期的。

前言：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

馬承源

一九九四年春，在香港的古玩市場上陸續出現了一些竹簡，非常關注戰國竹簡文字編纂的張光裕教授把這個訊息告訴了我，並電傳過來一批摹本。這批摹本中有幾支是《周易》中的一些內容，還有一些不知篇名的有關文王和周公的內容。因此，我請張教授多提供一些摹本。從後幾次電傳的摹本看，這些竹簡文字估計多是至今尚未知曉的先秦古籍，簡文字體與已出土的戰國楚簡文字一致。由於我當時日程已有其他安排，不能立即赴香港鑑看實物，考慮到竹簡有隨時散失的可能，遂請張教授就是否收購這批竹簡一事設法與賣家周旋一些時日。

當時辦理去香港的申請手續須等待兩三個月，等手續辦妥，估計實物已經不知去向。爲了在不能預見實物的條件下作出是否搶救文物的決定，我要求多得到一些摹本以供參考。

此次傳來的摹本大約有三十幾頁，已有一定數量，可以判斷內容全部都是先秦古籍，除了《周易》外，多數查不到出處。我把初步鑑定結果的要點告知了張教授，請他再關注竹簡的保存現狀、露光後顏色的變化、水分蒸發後的變形狀況，文字方面尤其要注意墨色和書法。從所獲得的情況和我們的鑑定知識判斷，我和我的同事們決定立即搶救這批竹簡，出資收購。

一九九四年五月間，這批竹簡送抵上海博物館。檢查竹簡的現狀，我們發現有少量斷簡散落開來，多數竹簡則和泥水膠合在一起，稍一顯露於帶紫外線的光源中，已是棕色的簡體會迅速變成黑黃色，若含水量不充分，也會立即變形。此年蒐集的全部簡數完，殘合計一千二百餘支。在這種情況下，首要的任務是研究保護的

措施，於是迅即移交給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並成立了以陳元生研究員為首的專題研究組，作脫水去色的保護技術研究。

一九九四年秋冬之際，又發現了一批竹簡，文字內容和第一次發現的有關聯，但當時已近歲暮，館內財務已無支付購置費用的能力，所幸在香港的上海博物館之友朱昌言先生、董慕節先生、顧小坤先生、陸宗麟先生和葉昌午先生等聯合出資收購，盛情地捐贈與上海博物館。這一批竹簡的特徵和現狀與上批相同，並可與之綴合，共計四百九十七支。但事實上，竹簡已經分散，後來饒宗頤先生發表的一段《紂衣》可和本館收藏的《紂衣》文字相接讀，正是所失去的半片簡。又《周易·榘》也發現了類似情況。但整個分散情況，至今未明。

由於這些竹簡是劫餘截歸之物，出土的時、地已無法知道，當時傳聞約來自湖北。以後《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其中《緇衣》篇和《性自命出》篇在這批竹簡中竟有重篇。據《郭店楚墓竹簡》報告，郭店楚墓為一九九三年冬發掘，流散竹簡為一九九四年春初現，則兩者時間相隔不遠。這和山西曲沃晉國墓地的情況有些類似，同一片墓地一端為考古研究所科學發掘，另一端之晉侯墓地則被盜掘，晉侯墓地流散文物，其可遇之物亦已搶救回歸。但這批竹簡由於不是發掘品，出土地點是否必為郭店墓地，亦僅是據情況推想而已，並無確證。

從簡文內容看，其中一些史事記載，頗多與楚國有關。簡文字體，乃慣見的楚國文字。據《上海博物館竹簡樣品的測量證明》和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所超靈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質譜計實驗室測年報告，標本的時代在戰國晚期（實驗報告將由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另行撰文發表）。而且，其中有兩篇未經著錄的賦殘簡，顯然是楚國的文學作品。流傳至今的賦多是戰國晚期之作，荀子的《賦》和屈原的《離騷》都屬於這一時期，這批竹簡中的賦，大體上也是同一時代的作品。據種種情況推斷和與郭店楚簡相比較，我們認為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竹簡乃是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

竹簡抵滬之日，正是上海博物館營建新館起始之時，我作為項目負責人，日夜駐守在工地上，其他人員也難有時間來專門研究這些竹簡。但對竹簡的攝影和真空冷凍乾燥工作則持續不斷，在初步攝影已完成的情況下，一九九五年，我們邀請北京大學的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類、釋文，之後又再次就釋字、排簡、綴合等方面繼續作了整理。由於竹簡脫水工作尚未完成和其他各種原因，正式的整理工作竟未能啟動。

一九九七年，博物館完成了全部竹簡的脫水和去污色的工作。在將近三年時間內，竹簡脫水去污研究的幾位科學工作者，卓有成效地出色完成了任務，一千二百餘支完、殘的竹簡全部離開了水，並在新館的書法陳

列館中，以內容不同的十支竹簡，在陳列櫃內的燈光照射下放了近三年，沒有發現變形，也沒有肉眼可視的變色。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們邀請國內的相關專家召開了《嚴重朽蝕飽水竹簡的真空冷凍乾燥研究》鑑定會，報告登載於《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此項工作曾獲得了國家文物局科技進步一等獎、二〇〇〇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由此，竹簡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綫下進行排比和研究，並得到了妥善的保護，這是一個極大的成功。

但是，竹簡上的文字很小，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各不相同，執筆者有十餘人，字迹看起來很費神。爲了看清楚筆畫，博物館購置了一臺高精度的電子數碼顯微儀，逐字進行了放大百倍的觀察。顯微儀操作靈便，字迹纖毫分明，很有助於文字的辨認和隸定工作，我們還以它發現了某些肉眼看不清楚的文字和原簡校對後所補的小字。我們將待考的不能隸定的字，作了放大攝影，以便提供給注釋者研究。

一九九七年夏，我們召開了一次有關上海博物館所藏竹簡文字內容整理和注釋分工的顧問小組會，邀請簡牘文字專家參加，並基本上作出了分工。分工的原則是內外結合，除了館內的人員以外，也邀請館外的專家參加。由此，正式啓動了竹簡辭文內容的注釋和簡序的再次排列工作。

這一千二百餘支完整和斷殘竹簡的辭文內容有哲學、文學、歷史、政論等等方面的豐富記載，文字三萬餘，是先秦古籍一次非同尋常的發現。按所著內容，包括少數重本的書篇在內，共約百種，之所以不能確定絕對篇目數，因爲有一些尚在整理之中，將來全部發表，可能會有所變動。這約百種篇目，只有不到十種能和流傳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對照。雖然當時按其膠結狀態分別編了號，但是後來知道，這些號碼對整理工作僅有作用不大的局部意義，特別是散失較多的書篇，排序尤爲困難。因事實上沒有定本，負責注釋者將盡可能求其排列的合理。

二〇〇〇年十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許多預會者因這批竹簡內容的重要性，要求盡快發表整理材料，但是有一些學者認爲竹簡辭文內容太多，提出了陸續發表的要求。我們認爲後一種意見似乎更合乎實際，因而先將一些文字數量較大的篇目，次第選摘發表，並將每簡放大彩印，以提供給讀者對文字隸定和注釋考訂的最大方便。本書不僅是提供給古文字專業工作者，也是提供給廣大書法愛好者的，因爲簡書在書法藝術史上也是一種至關重要的遺產。至於較完整的卷目，是否可能產生，則將放在整理的最後階段去處理。

本批簡的背面記有書的篇題，如《子羔》、《恆先》等約二十篇，失去篇題的竹簡，文字內容也都是古籍，按晉人在魏墓中發現記載史事的竹簡後來稱爲《竹書紀年》的例子，我們稱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竹簡爲《楚竹書》。

凡 例

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將按注釋完成的具體情況分批發表，包括有關索引。

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在發表時，將刊出每篇竹書排序圖版和每簡放大三·六五倍的彩色圖版，以方便學者研究、鑑賞、認定字形，各篇都有相應的注釋。

三、本書內容複雜，在注釋後需要再作表述的，則列有附錄。注釋所引用經籍限於兩漢以前著述及其有關的注疏。有關引用著述，一律在行文中注出，篇後不再另列引用書目。

四、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竹書中，共發現二十餘名時人書寫的篇題，這些篇題一律按原名刊出。凡篇題缺損者，由注釋者按文義內容題名。

五、竹簡按文順序排列，凡能綴合的殘簡，一律按綴合後的現狀排列；殘簡則根據文義、編線、簡端等實際情況，給予復原定位。能判斷簡次，而無法判斷具體處位的殘簡，則一律列於第一編線之下。爲了便於查閱，每簡前都標有該篇的順序簡號，同簡殘爲數段者只編一個號。有些殘簡由於文字不清、或過分殘短，難以找到處位，則一律附在篇尾，以供參考。

六、凡釋文中殘字、不完整或模糊不清的字，均用「□」符號表示，「□」符號個數，表示能確切知道的殘字數。凡無法確知殘字數者，用「……」符號表示。凡殘字，能確切補定者，則在補定的文字外加「□」，以示區別。放大彩色圖版旁的隸定字，中間殘一字者空一字距離，殘二字及以上者，空二字距離，以標示之。

七、整篇釋文按原簡文序列、文字隸定，旁不作任何引注。簡文的奪字、衍字也不作任何改動。原簡文旁

所注重文符、合文符、墨釘、墨節、墨鈎等墨標符按原樣附於釋文旁。

八、爲了方便讀者，每簡注釋前附有黑白原大竹簡。按簡序、短句逐一注釋，注釋中的釋文隨附對應的異體字、假借字，這些字外加括號。

九、不能隸定的文字，按原形摹出。

十、本書分別邀請不同的作者注釋，個別文字由於文義等原因，而未作統一。

十一、凡見於今本或《郭店楚墓竹簡》者，一般都附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與他本的文字比較表，以便從中看出版本差異、文字使用的具體情況。

目 錄

序		陳燮君	一
前言：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		馬承源	一
凡 例			一
圖 版			
孔子詩論			一一
紂 衣			四三
性情論			六九
釋文考釋			
孔子詩論		馬承源	一一九
紂 衣		陳佩芬	一六九
性情論		濮茅左	二一五

圖

版

竹簡上刻有文字，内容为《孔子論詩》。文字为古汉语，刻在竹片上，排列成行。文字内容为：孔子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土風也，有正有亂。賦，直陳其事，無所比附。比，以彼物比此物也。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詞。雅，正也，言王政之有典有則。頌，美盛德之流於後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土風也，有正有亂。賦，直陳其事，無所比附。比，以彼物比此物也。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詞。雅，正也，言王政之有典有則。頌，美盛德之流於後世也。